

关于灵感写作程式的感悟

郭政佑

(河南省南召县中等职业学校 河南 南召 474650)

[摘要]让灵感以最大可能的自然状态释放出来。这源自于灵感产生的自由特性。关于自由，顾名思义，即“不受拘束，不受限制”，“随自己意志活动”^[1.1]的意思。在哲学上，往往特指，在“人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奥秘及发展的规律性”之后，将之“自觉地运用到实践中去”^[1.2]的现象，叫做自由。当代学者则进一步认为：“自由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从事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是不断进行自我否定的生活样态本身。”^[2]这三段论述，指明了灵感产生的自由特性的七个方面。

[关键词]文学创作；灵感；研究分析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8.121

1 引言

灵感产生具有自主性。灵感是人的精神财富厚积到一定程度后喷薄而出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思路”。^[1.3]创造性即意味着相当的偶然性质。“偶然性意味着既存的事物都是一种历史随机构造的产物，并没有一种超越性来为其提供合法性的论证。”^[3]也就是说，偶然性代表了偶然产物在产生时的客观自主性。

灵感产生具有真理性。灵感产生的偶然性原理，在揭示了灵感产生的客观自主性的同时，还从逻辑认知的角度揭示了灵感内容所蕴含的一定未知性，也即灵感自身天生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并非源自于某种神秘存在，而是源自于世界的客观可知性。可知论告诉我们，“就人类认识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4]，世界上只有尚未被认识之物，不存在不可能被认识之物。这样一来，灵感必然是属于客观真理的。

灵感产生具有合规律性。灵感的产生受限于人类而产生，而人类的学习和实践是有规律性可循的，所以，灵感的产生具有相当的合规律性。

此外，灵感产生还具有自觉性、实践性、过程性、生活样态性四个方面，却是不需要予以特别论证的常识。

2 灵感的重要性

2.1 灵感对文字工具的借助

文字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以其低成本、高度普及性、足够的丰富性，可以用以承担灵感现实化的基本手段。

灵感是稍纵即逝的。若用文字来抓住灵感，以写作形式来表现出灵感的自由特性，在最初，就必须任由灵感恣意发挥。

几张纸，一杆笔，剩下的就是那倏然而至的灵感。

随意地执起笔，以最为适宜的速度，和最为烂漫的字体，将灵感自由产生的所有，尽量全面地倾诉下来，这就是灵感写意的初稿。

2.2 灵感初稿的创新意义

灵感初稿是对作者自身现有的知识体系的某种突破：体现在写作上，往往就是对具体的知识或逻辑体系的某种突破性重构；适用在科学技术的领域，其最终定位就是前沿性的科学理论；在普通的人文领域，创新则往往意味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充实进来了新的精神文明成果，随之，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形态也就慢慢地发展起来。

初稿解决了灵感的自由呈现，二稿则要对灵感定性。定性的旨趣是获取关于灵感的文字呈现的永恒真性。

3 真理的定义

3.1 论永恒

永恒指“永远不变”，而“永远”指“时间长久，没有终止”和“永久的未来”。^[1.4]很显然，这是一种相对静态的彼岸观定义结缔。意即，这是站在自我不动的立足时间之外的神玄或不可思议之貌的极致思辨的客观立场来对永恒一词进行定义。所以，它本身仍然存在着值得让人商榷的地方。

有学者认为，在哲学的层次上，永恒与时间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对立关系，所以永恒往往以时间为参照进行定义。具体到细节上的分野在于，追求永恒时会“放逐时间”，即将时间作为永恒的注解与量度；追求具体的时间则必然会“放逐了永恒”，然后往往会在更高的意识形态上陷入“虚无主义”。前者，往往发生在信仰活动中，后者则往往处于实际生产和生活当中。不过，二者并非完全决裂的，“通过瞬间的概念”可以“使两者得以和解，永恒就存在于瞬间里。瞬间是过去和未来的交叠碰撞及无限次重演的时刻，也是包含着转机或未来的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在无数次重演的时刻里，瞬间成了永恒。”^[5]

在主观能动的层面上，永恒的本质或应该是，在当前的一般性情况下，一个人所认定的，在相当长乃至毕生的时间里，都难以达成乃至触及的信仰目标。由于是信仰，且毕生难及，这样的永恒目标就很容易成为人们心中不竭的内在动力。

3.2 说真

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惯于追求的永恒目标之一。相关解读不一而足。

关于求真的出发点，往往以其意义为主流诉求，其中包括对逻辑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两个旨趣的相关诉求。或认为，在逻辑上求真的意义在于，从思辨角度来证明事实的哲学范畴。

在现实角度，求真的意义又分化为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社会层面上，求真的意义在于为社会需求大势服务，例如在服务意识上呼吁“原真性”，即在呼吁有关从业者回归到对服务对象的本真诉求上去；^[6]又如在社会产品的构建上呼吁“本真性”，即在呼吁有关生产者对产品质量的认真负责态度。^[7]个人层面上求真的意义，或可以从“个体存在、伦理、认知、境

界等层面”，来“阐明何为真实的个体”，^[8]从而达到明心见性、觉悟自我、内外澄澈的心理洗练与纯化的效果。

关于真的定义，普遍认可从逻辑意义角度出发，进而在哲学范畴上予以确定的办法，兼以认可从具体学科中的语义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相对具体地范畴化的办法。在逻辑上，主要以现代形式逻辑的判断范式为基本方法，以既有语句为对象材料，“使我们有了一种形式化的、外延的思考语句真的逻辑分析方法。”但此法太过偏重于逻辑而忽略相关逻辑的基础立场、语境。^[9]作为有力补充，在语义上而言，有学者认为，真与假都是一种“等级形容词”，“‘真’引导的量级结构上的程度只有上限而没有下限，‘假’引导的量级结构只有下限没有上限”。^[10]在实用层面，真和假作为“多维形容词，具有逻辑、标准、评价三个维度”。^[11]

最后，求真一事，在现实实际上的效能会显得更为直观和富于直接现实性的决定意义。人们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等观点，就是引领求真实际的永固型航标。

3.3 二稿定性的实行策略

二稿定性是对初稿的反思。认真的反思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如果时间允许，它起码要经历冷置和重读这两个步骤的准备，每个步骤都有着相当成熟且有力的实行策略。

冷置策略是反思前的准备。通过冷置，作者可以在休养过后获得体能和精神上的恢复，从而为后续的写作加工提供了主观能动的准备。而且，通过冷置，初稿也“被”成就了相当的独立性。从时效上来讲，冷置的时间最好在两天及以上。一般来说，经过两个昼夜的注意力转移和休养以后，作者对初稿的记忆的大部分也就遗忘了。^[12]从心理准备上来讲，只要让作者达到体力充裕、心灵澄澈、心境平和、情绪和能力都在正常水准以上，冷置的时间便也是足够了。

重读策略是专注与反思的开始。在重新“阅读”灵感之时，重读策略是以重新加工策略、重新组织策略、重新理解的监控策略、回忆策略等具体策略群为主在方法论方面具有的重构特性的系统化策略。具体地，重新加工策略主要牵涉写作的用字、用词、用句乃至断句、文法擒纵等语用技巧，与修辞格的方面联系得较为紧密。重新组织策略主要牵涉写作的结构安排如范式方面。重新理解的监控策略主要牵涉写作在思维上的逻辑性问题，并包括写作在意识形态上的伦理性问题，同时往往还要算上作品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合情性与合法性问题，乃至关于作品在哲学思辨上的合真理性问题。回忆策略主要牵涉对灵感的记忆复苏、对初稿写意过程的全景再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这两方面在作者的重新阅读的立场上的审视与批判。

3.4 视域

视域，有时也叫视野、眼界、视界等。强调视域即是在强调理性，强调真理的相对有限性和条件性。

拥有清晰的视域，当然也是求真之书的基本素质。只有确定了灵感的视域，相应的系统性甚至体系性才能有的放矢，而非陷入神玄乃至虚无的唯心狂想之中。

从逻辑上探寻视域，所以可以用与目标相关的语义范畴来探寻灵感的条件边界。具体是指，灵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恰好处于模糊的成立性，该条件便是属于隔绝灵感成立与否逻辑边界，也即所谓的视域的最大范畴。条件越明确，相应的边界即视域范畴也就越清晰。如果灵感的成立与否因具体原因而缺乏过渡性边界，那么，可以把恰好达成灵感成立的条件边界当做我方视域，而把毗邻着的恰好不能达成灵感成立的条件边界当做敌方视域。

从现实实际上探寻灵感，可以采用回忆法、自检法和自问法。回忆法是指，通过回忆近期尤其是灵感发生时所接触到的特别人物和事件等信息，来确定灵感的缘起。自检法是指，通过检验自己在近期尤其是灵感发生时，于工作、生活、涉外活动等方面所接触到的有所特别的人物与事件等信息，来确定灵感的大致方向。自问法是指，通过有效地对自身的生活、工作、涉外活动等方面的具体定位，来从根本上确定灵感的根源。

3.5 立场

为了保证视域的稳定性的，还必须紧随而后地确定灵感的立场。

从抽象的逻辑思辨上来讲，立场即作者的此岸。立足此岸，才能稳定地去观察世界上诸多逝者如斯夫的变幻莫测，才能眺望似有似无又若有若离的彼岸。于高明的作品而言，立场这东西，要么是重若泰山之轻易不移，要么是轻若鸿毛之昂藏于九天之上，再或者是似水无痕般与道同化。

第三稿的主旨是定型。也就是把注意力专门于，用特定的专业术语系统和写作范式，来将灵感以相应的语境类型，具体地呈现出来。其中涉及的规律之物如下所示。

4 灵感真书的要点分析

4.1 真书成要

真书也即蕴含着真意并以相关真意为中心的人文作品。而所谓真书成要，是指其主旨落脚点在于真意的文字作品，在进入第三稿的对灵感的写作呈现进行定型的阶段时，个中所蕴含的对该写作阶段具有相当影响力甚至决断力的关键要素，往往是出于在具体现实层面上的关于实践成本的实际考量。

理论准备是关于真书成就的可能方面，而理论实践则是关于真书成就的现实方面。可能为现实提供选择的诸多方向，但在最终还是要为现实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实是不可挽回的诸多可能中的某一种，是对诸多可能的某种实际修正。并未达成预期的现实，在条件成熟且有必要的时候，或可以通过相关的情景再现来重新选择另一个可能的路径，但当初的相关损失却再也无法挽回了。这是因果律的单向缔结。这时，精打细算之下，从准备到实践，预判和抉择的能力甚至会比准备能力和整个准备过程更加重要，毕竟，在既定的范围内，为特定实践所准备的资源不可能是无限的。

结论是，为了抉择的正确性，但凡大成真书，除了接受

了历史在实践上的频繁考验之外，在其成书之初，都必然是有着对目标实践的总过程进行的多方位的详细模拟。这样一来，这种关于模拟的思维，便有了针对实践选择进行准备的理论基础。将该模拟理论准确地表达出来，便是关于真书成就在第三稿阶段上的本位要素，简称为真书成要。

4.2 逻辑

真书成要中，对逻辑的需求度很高。

作为反思结缔，真书成要的根本逻辑是实现反向思维，即真书成要自身的再语境。这个语境，必须是更为基础和贴近现实的，否则就无法对既有的理论进行模拟性修正。所幸，人类的先辈们不乏伟大人物，他们遗泽今世，为生在当世的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不需赴汤蹈火就可以使用在反向思维上的有效方法和常识体系。其中的集大成者，在当世可谓方法论中的显者第一的，便是关于逻辑的东西。

逻辑要求，真书成要方面，要直白无歧义。其中的典范，可参照法律文本。

4.3 科学方向

真书成要中，对科学性的需求度同样很高。

作为当世文明的最显著标志，科学，是肇始自人类对自身的有限性的全面觉醒。每一种关于学科的学科分支，都代表着人类的一种想要对自身的某种极限予以打破的具体渴求。而让这种渴求归宿于实际价值，并统一于理论本身，便成就了该学科分支的真理性，进而，使得该学科分支冠冕以科学之名。所有具名科学性的学科理论，都是属于真书的存在；而所有的真书，也都应具备着相当的科学性。

逻辑循着科学的方向前进，便容易被求真务实的人们所驾驭，从而实现务实者对务虚工作的扬弃与统御，进而保证人类社会以厚德载物的风格继续着，并为人们尤其是务虚者，提供落实其可能性思维的舞台。于生而有限的人类而言，这是相当正确的社会管理逻辑。

更为细节的方面是，逻辑在原则上要遵循真书先要的学科视域来进行审视和批判，从理论的内部找问题，以期治病救济。这种情况下，逻辑对原本或本源的伤害性是较小的，是革新性的，是发展性的。

4.4 实证

选定了逻辑的科学方向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于实证本身的方面。

实证是表现逻辑的科学性的过程和结果，包括常识实证、权威实证和实际实证三个种类。其中，实际实证的效力大于权威实证，常识实证的效力最低。无论哪种实证，都以实证的实际价值为根本量度。

实证的优点是，保护现有的社会管理逻辑和学术格局，使全社会达成其厚德载物的根本属性。于真书而言，利于务实者的实证，才是符合真书的永恒旨趣的实证。

5 结语

完成实证的真书，似乎是已经完成了写作的使命。实际上

却并非如此。因为，一个悖论随之产生了：实证本身，是永恒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实证以后，真书作者们还有工作要做。那就是，以实证为后验材料，从实证的庸俗角度，回溯到抽象的逻辑思辨方面，从而形成对务实型灵感这一真书目标的再认识。

这一回溯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从真书成要到灵感初绽的对整个写过过程的重现，而是对整个写作过程的慎重反思。这次反思，是基于实证的反馈，是用实证来反思写作过程诸部的再次可能性。其合理性在于，这次反思是完全在真书既有视域下进行的，是属于真书的内部性的关于自我革新与修正方面的系统性整合，是有利于对实证成果发起视域内的展望的，是让实证成为真书的成果，而并非反过来。

这样做的实际意义在于，让最初的灵感，成为普遍地惠及更多人的存在，而非极其特别的应用于某特殊之人。

参考文献

[1] 1-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740, 1740, 828, 828, 1737, 828, 1578.

[2] 罗克全, 张畅. 马克思自由观的逻辑前提——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J]. 东岳论坛, 2021, 08: 43-50.

[3] 孙纯. 偶然性(Kontingenz)[J]. 德语人文研究, 2018, 6(01): 52-59.

[4] 余栋华. 对可知论的哲学反思[J]. 唯实, 2002, (05): 17-20.

[5] 田薇. 从永恒与时间的关系看尼采的“瞬间”概念——兼以克尔凯郭尔为参照[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61(04): 44-51.

[6] 陶伟, 叶颖. 定制化原真性: 广州猎德村改造的过程及结果[J]. 城市规划, 2015, 39(02): 85-92.

[7] 张楠, 鼓泗清. 品牌本真性概念探析: 内涵、维度与测量[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6, (09): 62-72.

[8] 韩建夫. 个体与真——李贽哲学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9] 郭建萍. 真与意义的融合与分离之争的逻辑探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2.

[10] 罗琼鹏. 程度、两级与形容词“真”和“假”的语义[J]. 语言研究, 2016, 36(02): 94-100.

[11] 刘凡. “真”“假”的程度特征再探[J]. 语言研究, 2020, 40(04): 60-65.

[12] (德) 赫尔曼·艾宾浩斯(Ebbinghaus, H.). 记忆原理[M]. 曹日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作者简介:

郭政佑(1980年3月), 男, 汉族, 籍贯河南省南召县, 硕士研究生, 助理讲师, 就职于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中等职业学校, 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